



百岁古梅 演绎古道梅风

“优倍首届 上海梅花节”特别报道

漫天飞雪,万花纷谢之时,唯有梅花凌霜斗雪傲然挺立。它喷红吐绿,展露芳姿,任时光流逝,自是花开花落。

赏梅之要义,在于“贵老不贵嫩”。在“优倍”首届上海梅花节上,就有百株以上的苍劲古梅笑傲梅园。虽无千岁之老,却有老根劲枝,梅花之韵,尽在古朴虬劲之中。

我国现存五大古梅

梅花仅有一月花期,梅树则有千年长寿。梅花是我国土生土长的古老树种,国内现有五大古梅,楚梅、晋梅、隋梅、唐梅、宋梅。

楚梅在湖北沙市章华寺内,相传为楚灵王时所植,至今已历 2500 余年,是自古保存下来的最早的古梅了。

晋梅在湖北黄梅“江心古寺”遗址处。据《黄梅县志》记载,这株梅乃东晋名僧之遁和尚亲手所栽。现树干已成了灰黑色,每年冬春两季开花,故又称“二度梅”。

隋梅在浙江天台山国清寺大殿东侧的小院中,相传为佛教天台寺创始人智者大师所种,距今已有 1300 多年,前曾数度枯萎,现又枯木逢春,死而复荣,花开满枝,前几年还结了几千个梅子。

唐梅在浙江余杭县超山大明堂院内,相传种于唐朝开元年间,花开季节,梅开万朵,香飘数里,被誉为“超山之宝”。

宋梅在浙江超山报恩寺前。一般梅花都是五瓣,这株宋梅却是六瓣名种,它枝枯干,挺拔苍劲,且花繁枝茂,年产梅子 30 千克——40 千克。

百株古梅齐聚海湾梅园

五大古梅历史悠久,而在上海海湾国家森林公园的梅园中,也有数百株百年以上的古梅分布园中,既有“唐梅”、“宋梅”的弹眼落睛,又有古梅丛林的万千姿态,申城爱花人亦有眼福。

走进唐梅厅,首先看到的就是相对而立的“梅王”、“梅后”。“梅王”墨梅红到发紫,品种珍贵。“梅后”绿萼清雅脱俗,花瓣盈盈,两者树龄都有 150 岁,却依旧花开茂盛,不见老态。

唐梅厅中自然有“唐梅”,尽管并非来自唐朝,但 400 岁的树龄依旧是园内最老的梅树。“寒梅最堪恨,长作去年花。”唐人对梅文化的执着或可在诗词中一见。

东部景区核心宋梅厅迎来的则是另一尊大物——“宋梅”。“梅须逊雪三分白,雪却输梅一段香”。时至宋代,“宋梅”根深情志,“梅妻鹤子”林逋的“疏影横斜水清浅,暗香浮动月黄昏”写尽梅之妍丽,陆游的“无意苦争春,一任群芳妒,零落成泥碾作尘,只有香如故”,写尽梅之独善。

作为本次梅花节点睛的两株古梅,一东一西地接壤,一左一右地盘踞,“唐梅”和“宋梅”传承的是梅香古韵,平定的是古道梅风。

品梅赏梅有四贵

梅花苍劲古雅,疏枝横斜,花先叶开放,色、香、姿俱佳。上海海湾国家森林公园的梅园有 2000 亩,梅花有 35000 株、129 种。如何欣赏梅花呢?

古人云,品梅有四贵。即贵稀不贵密,贵老不贵嫩,贵瘦不贵肥,贵含不贵开。梅以曲为美,直则天姿;以奇为美,正则无景,以疏为美,密则无态。

本周风和日丽,按照“四贵”之说,何不踏青赏梅,欣赏古道梅风?

张钰芸 文 潘益飞 摄



本周花魁(3月10日-16日)

朱砂型: 东方朱砂、宫粉型的;扣瓣大红;
绿萼型: 大花绿萼、金钱绿萼;洒金型的:
筋入春日野、筋入茶萼等梅花;
单瓣杏梅型: 单瓣杏梅、谷雪、大凑等梅花;
春后型: 贵妃、八重杨羽、北京丰后等梅花。
主要分布区: 东岭、南岭、西岭、朱砂湾、
官粉湾、洒金湾、绿萼湾、春后湾、草坪广场。

风信子又谓五色水仙,西洋水仙等,据说此花名源于希腊神话中被太阳神阿波罗所掷铁饼误伤而死的宠眷美少年雅辛托斯,其实雅辛托斯是西风风神泽费奴斯用计害死。在雅辛托斯的血泊中,长出了一种美丽的花,阿波罗神便以美少年的名字命名这种花——风信子。

风信子原产于西亚及中亚海拔 2600 米以上的石灰岩地区,现被世界花农广泛栽培。风信子是多年生球根类植物,鳞茎卵形,有夏季休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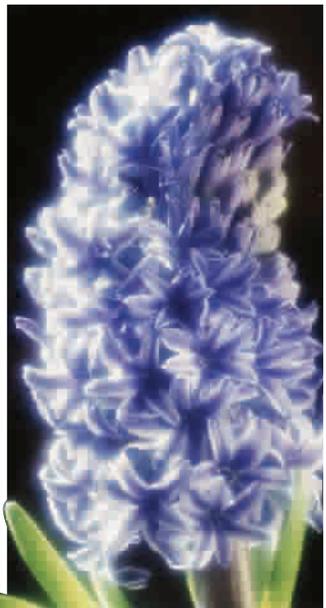
习性,秋冬生根,早春萌发新芽,3 月开花,6 月上旬植株枯萎。风信子植株高约尺余,青叶似短剑,共五六片,花从鳞茎抽出,花序约半尺,风姿绰约,花序紧凑端庄,每花 6 瓣,卷边,由下至上逐段开放。其花色丰富多彩,有蓝、紫、玫瑰红、粉红、黄、白等多种颜色并能散发出阵阵香味,是目前发现的会开花的植物中最香的一个品种。

风信子的花语为“只要点燃生命之火,便可同享丰盛人生”。蓝色风信子是所有风信子的始祖,它的花语代表生命,恒心,高贵忧郁的爱。其他颜色的风信子也各有其所代表的花语。

全世界风信子品种约有数百个,主要分为“荷兰种”和“罗马种”两类。前者属正宗品种,绝大多数每株只长 1 支花葶,体势粗壮,花朵较大。而后者则多是变异的杂种,每株能抽生二三支花葶,体势幼弱,花朵较细,多数消费者喜购荷兰风信子。

数年前,我在冬末购买了几头“荷兰种”风信子,在我的精心照料下于初春渐次悠然开花,有粉红色、白色、紫色还有蓝色,浓郁的花香充盈了整个房间整月余。工作之余,欣赏着它们慢慢绽放,心情舒畅。尤其是那支蓝色的风信子,看起来风姿绰约,沐浴在初春温暖的阳光下,宛若一位典雅含蓄、回首抿笑的小女子正憧憬期待生命中一次刻骨铭心的恋情。

花开终有凋零时,但我想把它美丽短暂的生命倩影记录下来。于是我架起了三脚架,为进一步表现这支蓝色风信子的柔美,我在镜头上套上了 2# 柔焦镜,在斜侧面的自然光下,又在花葶的右侧打上了反光板,以胶卷为底片,获得了这张未经数码后期修饰,我非常喜欢的照片。后来我还用此张影像制作了一张生日贺卡送给了我的太太。



报春使者风信子

◆ 费宗明



花生的一生是奇特的。初秋时节我在菜场看到沾着湿泥巴的新花生,弄回来剥去壳,尝试凉拌生吃,脆生生的,别有风味。后来又弄了不少,但新鲜感渐渐失去,吃的速度就放缓了,有一颗花生仁的一端竟发出了嫩芽。

和许多朋友一样,我是一个主要从植物种子中汲取物质与能量的生物体,对我来说,用外在的水火以及内在的牙齿、胃酸等摧毁植物种子的行为几乎是与生俱来的本能,是天经地义的,我是植物种子的天敌,但同时又对它们充满了尊崇之念,这也是本能的另一面,当我面对才露尖尖角的花生仁时,怜爱之心油然而生,这不就是所谓“萌”吗?我怎么忍心吃了它呢?又怎么忍心扔了它呢?

于是我找来一个盆子,又搞了一些泥土,把露芽的花生仁埋进去,浇上水,放在上海的领空:我的窗台上。没有办法,很久以前,为了拥有天空,我放弃了大地。

就这样,花生躲过了一劫,但它被闷在盆子里,有违天时,不占地利,可谓前途叵测。

关于天时的问题是这样的,如果它经过适当的干燥处理后被适当地保存起来,等到第二年甚至第三年、第四年的合适季节,也就春夏,被浸泡开、播种的话,那就是合乎天时的,但是现在境遇让它秋天超前发芽了,这样它势必必要去追赶光阴,反而变得大大落后了。提前就是落后,辩证法啊。

也许它知道自己在时间上的不利条件,迅猛破土而出,仅用两周光景就出落成一株楚楚动人的绿苗,在秋日柔和的阳光下熠熠闪烁。不久又绽放出朵朵小黄花,清纯可爱,让我惊喜连连。

但是不占地时地利的后果是严重的,小黄花开了又谢,谢了又开,十朵,二十朵,三十朵……看不到结果。

什么才是结果呢?对一株植物体,我究竟在期待什么呢?

当据说来自西伯利亚的冷空气开始光临上海时,在一朵凋谢的黄花花蕾中奇异地露出尖尖角,它的头是朝下的。几天稍不留神观察,它就迫不及待的速度向下生长,一头扎入钵土,乍一看像一条从地里上来的根茎。从那时起,我便对这一柄尘根下的生命传奇深信不疑,通过网络上的知识,我知道,那下面即将结出的就是“传说中”的落花生,长生果。

虽然这次丰收无望,但只要有一颗果实就是胜利,因为只要条件成熟的话,一颗很快会变成十颗,十颗很快又会变成百颗、万颗……

但是,到那时,你能保证这千万株本是同根生的植物体不互相倾轧吗?末了,它们究竟又会遭遇什么样的“世界末日”呢?

写着写着就忘了自己仅仅是一个主要靠食用植物种子维持有限生命的个体,仿佛自己是上帝,对世间怀着无限悲悯。

当然,写散文最大的乐趣也在于此。

我的落花生

◆ 黄伯